

澳大利亚的姨侄夫妻,最近特地回上海装修新房。但装修队刚在墙壁上凿完管道槽槽,姨侄女就向老公说:“你在这里看着,我可要回澳大利亚去了。”而且风风火火,说走就走,当即打电话定了明天的机票。

姨侄女原本是个十分把细的人,做事稳稳当当、妥妥帖帖,家里一些大事,她都要亲自过问。这次要花几十万元装修,怎么会撒手不管了?我们猜,她准是想她那宝贝儿子了。

“你想儿子想疯了把!”我们说。

她笑着点点头,又笑着摇摇头:“儿子每天可在视频里见面,可我那阿白却多日没见了!”

她见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就从包里拿出书本大小的苹果平板电脑,递到我们面前。只见屏幕上是一只雪白雪白的鸚鵡,额头上高高竖着几根黄灿灿的羽毛,一闪一闪,就像皇冠上缀着一串闪光的珍珠,一副贵族气派。

几年前,我和老伴到澳大利亚去,在她家附近的那块绿地里,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鸚鵡。当地人管它们叫皇冠鸚鵡。“苹果”里的鸚鵡停立在她家后花园的石板桌子上,亮着一双大眼睛,还张着嘴巴,似乎在向人们亲昵地打招呼。但这和姨侄女要赶回澳大利亚又有什么关系呢?姨侄女向我们说出了事情的原委:

半年前的一天,我在厨房正埋头洗菜,突然听到有敲玻璃窗子的“笃笃”声。开始我没在意,以为是风吹的声音,但随后又传来咬窗棂的“嘎嘎”声。抬头一看,竟是一只硕大的皇冠鸚鵡,一会儿用尖硬的喙啄玻璃,一会儿又咬窗框。啊,皇冠鸚鵡来拜访了!我赶紧抓了把玉米跑

出去,这家伙不但不飞走,还扑扑从窗台上飞下来,挺着胸膛,一摇一摆朝我走来,那神气,简直就像位踱方步的绅士。它用爪子

鸚鵡敲窗

徐林

抓着玉米粒,放到嘴里,又用嘴和舌头,把玉米粒的皮剥下,吃里面的肉。我随口给它取了个阿白的名字,嘴里一面叫着阿白,一面把手伸过去。当然它不知道“阿白”就是叫它,但它见了玉米却把嘴伸了过来。它离我很近,我真想把它抱在怀里,亲亲昵昵呀!

这样一连很多天,它天天都要到我家后花园来。如果不见我们,就用硬嘴巴“笃笃笃”地敲玻璃窗,似乎在说:“客人来了,你们怎么不出来迎接!”我一听到敲窗声音,就拿着玉米跑出去,一边招呼着“阿白!阿白!”一边把玉米撒在地上。次数多了,它知道阿白就是叫它,只要我一叫,它就“咕咕”叫着在我头顶飞几圈,然后停下来大块朵颐吃玉米。后来时间长了,它索性把一家子都带来了,小的老的有五、六只呢。从此以后,我家后花园花红草绿,鸟语花香,变得生

气勃勃,更可爱了。姨侄女喜欢鸟儿我们是知道的。前几年我们去探亲,一次散步时,见到一只墨黑的乌鸦,紧跟在一位外国老太身后。老太给它喂食,它就飞到老太头顶上方,然后降落在老太手上,十分亲热。老太告诉我们,这只乌鸦是她的朋友,每天都要光临她家做客,和她热络一阵。姨侄女非常羡慕这位老太,希望有朝一日,自己也能结交些鸟朋友。回家后她送走了养的两条狗,在后花园又铺上草皮,种上大树,还特地造了个喷水池,让鸟儿来了有水喝。果然,不到半年时间,就迎来了皇冠鸚鵡……

姨侄女回到澳大利亚,很快就打来了电话:“我已经等了几天,可阿白就是不上门!”她的声音哑哑的,很沮丧,再说下去,就要哭出来了。我赶紧安慰,并给她出了个点子:“你带上玉米到那块‘皇冠’集中的绿地里去请!”

过了几天,姨侄女又来电话,这次声音可快乐了。她说她到了绿地,刚喊了两声“阿白”,阿白就朝她飞来,还一个劲地咕咕地叫。而且当天,就带着它的一家,又来敲家里的窗子了。

人和鸟交朋友,真快乐!

气勃勃,更可爱了。

姨侄女喜欢鸟儿我们是知道的。前几年我们去探亲,一次散步时,见到一只墨黑的乌鸦,紧跟在一位外国老太身后。老太给它喂食,它就飞到老太头顶上方,然后降落在老太手上,十分亲热。老太告诉我们,这只乌鸦是她的朋友,每天都要光临她家做客,和她热络一阵。姨侄女非常羡慕这位老太,希望有朝一日,自己也能结交些鸟朋友。回家后她送走了养的两条狗,在后花园又铺上草皮,种上大树,还特地造了个喷水池,让鸟儿来了有水喝。果然,不到半年时间,就迎来了皇冠鸚鵡……

姨侄女回到澳大利亚,很快就打来了电话:“我已经等了几天,可阿白就是不上门!”她的声音哑哑的,很沮丧,再说下去,就要哭出来了。我赶紧安慰,并给她出了个点子:“你带上玉米到那块‘皇冠’集中的绿地里去请!”

过了几天,姨侄女又来电话,这次声音可快乐了。她说她到了绿地,刚喊了两声“阿白”,阿白就朝她飞来,还一个劲地咕咕地叫。而且当天,就带着它的一家,又来敲家里的窗子了。

人和鸟交朋友,真快乐!

肿瘤手术后,需要有八个周期的化疗,其中要口服化疗药。

我的口服药量是两周七盒。每个化疗周期开始,我便去挂专家门诊,开三盒该周期的口服药。

这一切我早已适应,但最近被打乱了。据说是医保局对医院药费有控制机制(可能是为了对医生开大处方限制吧),医院对所有门诊和住院医生每天的开药量做出了规定和考核:每个病人的限定金额为150元。也许,这对普通常见病者来说,影响并不大,他们还可以到街道医院开药。但对我这样的肿瘤患者就苦了,我的化疗药较



手忙脚乱张挂塑料布,目光透过雨帘期盼地望着路过的行人……

那年除夕傍晚,弄家家户户的菜勺叮当肉香沁人,方才见到老头将一个个筐子装车收摊。浓浓的暮色中,瞅着他拉着一人多的板车慢慢离去的背影,你会理解生活艰辛的味道。

老头做人厚道,按说在小区里设摊属于无证摊贩,但他主动揽下打扫设摊这条道路的活儿,管事

叔侄卖菜人

邱伟坚

的活计,天还没亮,就已经听见窗外卸车拖筐的声音;你下班到家他仍旧还守着齐溜溜十几个菜筐。大冬天,老头裹件旧棉衣蜷缩在墙根处,鼻子底下淌着涕水;酷暑季节日子更难过,闷热加上蚊虫,看他打着赤膊点着蚊香候在摊位上;当暴雨来临时,他

忙乱脚乱张挂塑料布,目光透过雨帘期盼地望着路过的行人……

那年除夕傍晚,弄家家户户的菜勺叮当肉香沁人,方才见到老头将一个个筐子装车收摊。浓浓的暮色中,瞅着他拉着一人多的板车慢慢离去的背影,你会理解生活艰辛的味道。

老头做人厚道,按说在小区里设摊属于无证摊贩,但他主动揽下打扫设摊这条道路的活儿,管事

的也就眼开眼闭了。对进进出出来买菜的居民,不管人家认不认,他一概称之为“邻居”,质优价廉

得口碑。买菜送你葱是否从他这里开始不得知,但当人家送葱时,他已经开始送大蒜头和尖辣椒了。有人头回上这里买菜,不明老头底细,有时会说上一句“称你好”之类的话,老头歪着头不吭声,边上早有人替他说话了:“他从来不长斤缺两的!”老头咧开没几颗门牙的嘴巴笑了。就连周边一些小饭店,也都纷纷将进菜的业务交给了他。

路在自己脚下,付出艰辛必定会有收获。一眨眼七八年过去了,听到小区居民中有老爷爷在感叹:“阿拉与他差不多年纪,只晓得棋牌室孵孵,看他凭这个摊头养活了一家祖孙老小,还买了进菜送菜的小货车!”

风餐露宿毕竟辛苦,加上也有了一定的积蓄,

确无误,有时确实可以无所事事且茫然地东张西望,然后想一些零零碎碎。

我这时就在回忆刚刚经历的往事。比如那个叫“逃往乌托邦”的酒吧,晚上没有冷饮,只有酒;比如黄永玉为他表叔立的那块“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是回到故乡”的石碑;比如满街的银饰店、而我们去的那家有黄永玉的生肖银雕在楼上展示;比如在上海故事店铺里买的碎花长裙,虽然花哨但却装饰了心情;比如陈寅恪的爷爷家那几块古老而华贵的刺绣手帕,甚至引起我学习刺绣的念头儿;比如一家叫“我们画吧”的店里三个长发艺术家白天画肖像入夜则围坐喝啤酒;比如当地老年妇女扎的漂亮无比的花环,男人也敢戴在头上,而我却没有勇气买上一只……

将要离开客棧的时候,竟有一些恋恋不舍。正像那平时不会尝试的漂亮露背长裙,偶尔一穿,既会生出许多浪漫感觉,又会因此引发一连串的梦想。

若去凤凰,就住上几天。千年古城,此刻只为你而存在。

想说几句

周伟民

贵,一盒就要四百多元,也就是占了三个病人的指标。医生每次给我开一盒,已经是很给面子了。于是,本来去医院一次就能解决我一个周期的治疗药,现在需要跑七次医院才能配齐需要的药。今年上海夏季正值“历史最热”,奔走于医院和家的路途之中,对于正在化疗中的肿瘤病人,身心的痛楚只有自己知道。

我不知道,医保局和医院在改革和调整制度的时候,考虑的依据是什么,我相信做出这样的规定自

有他们的理由,我只是个病人,只能站在病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改革。我觉得,医院采取这样的制度,显然没有考虑病者的实际情况。为了防止某种社会弊端,搞一刀切式的改革,“快刀斩乱麻”之下,听得到我等肿瘤患者的痛苦呻吟么?

身受其苦,使我更深思一个问题:我们在变革某种制度的时候,是不是应该反复权衡利弊,区分受众的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?假如只为了管理的方便而变革,岂不是跟“削足适履”差不多了吗?我想,“被削之足”绝不仅我一人,也绝不仅限于医疗一事,每一种制度的变革,涉及面都很大,真需要设计者慎之又慎,更需要将心比心啊!

清晨或夜晚,在小区、公园、公共绿地的健身区域,总能看到中老年人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或练操或翩翩起舞,好一幅颐养天年、强身健体的生活场景……

可是,那天与一位从海外回来的朋友聊天,朋友却“爆料”:欧美国家的早晨是静悄悄的!他说,当年刚去美国的时候,他为了晨练的事,还招来了警察,为此挨了罚呢。

那天清晨,在国内素有早锻炼习惯的朋友,洗漱完毕提着录音机来到青草茵茵的庭院,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打起了天天必修的“练功十八法”。正当朋友练在兴头上时,一台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停在了朋友住宅的门口。从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魁梧的黑人警察,他朝着朋友嘴里咕咕地说了一通。朋友只会几句简单的“洋泾浜英语”,如今碰到纯正的“英格里希”,好比对牛弹琴……只好向女儿讨救兵。

原来,是朋友练“练功十八法”的悠扬音乐影响了邻里,邻居因此拨打了911报警电话。朋友在接受警察的一番训诫及30美元的处罚后,此事才算了结。

朋友的女儿事后告诉我:欧美国家的老年人并没有晨起或晚间在露天园地锻炼的习惯,他们有时间的话,要么去教堂做礼拜,要么就在家看电视。若要健身锻炼,社区里有免费开放的健身场所,绝不会在公共场所无所顾忌地又唱又跳……

后来,朋友在游历欧美国家时特意做了有心人,结果朋友发现:那里的早晨的确是静悄悄的。

今年起,老头在农贸市场里头租下个摊位,而将这个摊头移交给他三十出头的侄子。

两人的想法毕竟不一样,同样是卖菜人,叔侄间的差距竟会如此之大。侄子天天要到下午四点钟才来设摊,一来就把手机音乐开到最高档,摇头晃脑欣赏着。天一黑就收摊走人,到了下雨天干脆就不来了。

说不像倒也有像的地方,就是依旧不短斤缺两,对买菜人也是以“邻居”相称,只是他出摊时间太少,光顾的人明显少了。棋牌室的老爷爷欢喜评论论足:“他连老头的脚趾头都不及啊,这副懒散样子不讲养家糊口,恐怕连维

持自己生活都难!”看在他叔叔面上,自有好事者

法不同。

8月23日“夜光杯”刊登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的《土豆》,写得非常诗意,是一篇跳着舞步的散文。但是其中一段话,我不敢苟同。

这段话是这样写的:“……他是一个推广土豆的法国人,土豆从南美传到欧洲,欧洲开始不会种植,后来学会种植知道果实是长在根部的,却不敢吃,不喜欢吃,土豆被称为‘毒苹果’。”

我不知道“毒苹果”一说是梅子涵先生听来的,还是自己论证的,但我知道土豆在法语中被叫作“la pomme de terre”;“la pomme”翻译过来叫“苹果”,“terre”翻译过来叫“土地”或者叫“泥土”。看来“la pomme de terre”叫“土苹果”比较合适。

“土豆”有“土中的豆子”的意思,我想,“土苹果”也有“土中的苹果”的含义。

梅子涵先生所说的“毒苹果”的“毒”,和“土苹果”的“土”发音相似,会不会听错了呢?我想,假如土豆真被称作“毒苹果”,那么欧洲人就不会去种植,那位法国人也不会去推广了。

早晨静悄悄

胡海明



夏建松
喜看雨后复斜阳
(六字礼貌用语)
昨日谜面:语嫣雅驯
(四字外贸用语)
谜底:出口稀土(注:稀,少;土,俗气)

到老头如今的摊位前说事,还要斟酌一番言语,怕老头听罢会厥倒。哪里料到他听罢“嘿嘿”一笑说:“我侄儿勤快着呢!他白天在工厂打工辛苦,下班后还上我这里拿点菜去摆摊,挣点房租钱……”

这回,轮到来说事的老爷爷厥倒了。

勤劳致富的路在自己脚下,只是叔侄两人走法不同。



从前上海大多人家烧饭做菜都用煤炉,那时的煤球店犹如今天的便利店那么多。现今城市居民都用上了煤气、天然气,煤球店早已改换门庭。昔日煤球店做煤球、煤饼,居民买煤球的场景只留在了老一代市民的记忆中。

消失的煤球店(剪影)

李建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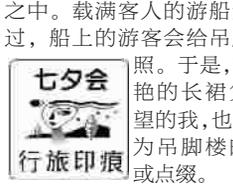


毫无疑问,没有过客能写出凤凰的美。但是,谁都可以表达身处其中的别样心情。

自从几年前跟团去张家界并顺路去游了半天凤凰,就打定主意,若能再来,一定要住吊脚楼,看苗家女,还有岸边的酒吧,沱江上的小舟,穿短褂的船工,戴花环的游客……

这次选择了传统的吊脚楼“迟来居客栈”,为的是感受一个真正的凤凰。

从手绘地图上,我们已身处古城中央。站在那原木色的阳台上,向右看去是壮观的虹桥,向左是跳岩以及永远热闹的游船码头。眼前是滔滔的沱江,俯视图可见江中翠绿的水草。对岸是酒吧一条街,都是明清老房子,最显赫的要数“田氏宗祠”了。极目望去,整个凤凰都在群山簇拥之中。载满客人的游船鱼贯而过,船上的游客会给吊脚楼拍照。于是,穿着鲜艳的长裙凭栏眺望的我,也许正成为吊脚楼的配角或点缀。



“沱江泛舟”永远是这里最有魅力的一项。正赶上小雨,烟雨中景色便多了几许朦胧。船工不唱了,他们太累了。江上着民族服饰对唱的姑娘小伙子没有了,洗衣女子更不见踪影,这些是我第一次来时的美好印象。一旦旅游成为大批量的商业需求,那些小浪漫便无迹可寻了。

凤凰之吸引我,一为沱江,二为那几位我崇拜的名人,比如沈从文,比如黄永玉。

先是去听涛山上瞻仰了沈从文先生的墓地。因为它的素朴和低调,差点儿错过。原来,只是一块五彩石,刻着沈老那一句颇有深意的话:“照我思索,可理解‘我’,照我思索,可认识‘人’。”碑上有一些鲜花,可能是某个姑娘把自己戴的花环献上。站在墓前,我心里由悲凉转而肃然起敬。

在山脚的听涛书屋,我翻看着他们的书。黄永玉的那本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的扉页上,老头儿叼着烟斗在法国的乡间画

画,满目自然,画布上是五彩缤纷。他的人生,正如他手上的画布,什么颜色也不缺少。这种书翻翻都是享受。

黄永玉的“夺翠楼”,是一座牌坊式的吊脚楼,青瓦飞檐,如亭似榭。虽然没有开放,但崇拜者自有办法。我们去他的邻居家,在回龙酒吧的二楼阳台,以夺翠楼的飞檐为背景,着实拍了一阵子。

如果你是夜晚八九点钟初到凤凰,你一定会大失所望,这时的凤凰,古城的味道荡然无存,仿佛一个失去理智的醉汉,高声叫喊狂歌乱舞,酒气熏天。所有的酒吧全部爆满,灯红酒绿五光十色。看着江中的绝美倒影,耳边的喧嚣让我无法接受。如果说白天凤凰还在以它的青山绿水和人文底蕴吸引你,那么夜色降临,它就变成了年轻人狂欢的天堂。这也好,你可以看到一个百变多彩的凤凰。

几天之间,我用了许多时间在吊脚楼客棧的阳台上发呆。“发呆”是一个媚俗的时尚用语,但准

在凤凰发呆

王继红

准